

秧歌扭出新风尚 文化点亮幸福村

——伊通马鞍山镇富强村以特色文化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本报通讯员 高鸿 李佳赢



“咚咚锵、咚咚锵”，每日晚饭后，伊通满族自治县马鞍山镇富强村文化广场上，清脆的锣鼓声准时响起。伴随着欢快的旋律，穿红挂绿的村民拎着彩绸、踩着鼓点聚拢，这是村里大秧歌队雷打不动的“固定演出时间”，更成为该村文化生活蓬勃发展的生动写照。

文化激活乡村活力 民俗传承焕发时代光彩

“文化是乡村的灵魂，丰富的文化能让乡村焕发生机。”这句话在富强村得到了完美印证。2015年10月，富强村在村部大院打起1300平方米的文化广场，秧歌队与广场舞队随之成立，两队实为一套人马，从最初的20多人发展到如今的一套人，队员年龄覆盖四五十岁至七八十岁，还细分为三个小组。这份热闹，不仅吸引了本村村民，连景台、莫里等邻近乡镇村民，也大老远赶来“拜师学艺”。

在富强村，每晚的文化广场人声鼎沸，村民们“盛装出席”，身着艳丽服饰扭起大秧歌，动作里融入种地、摘菜、割地等生活场景，既活力满满又接地气，引得围观村民阵阵喝彩。大秧歌刚落幕，广场音乐随即响起；参与者以老年妇女为主，不少年轻姑娘媳妇还身着满族服饰，跳起改编版“农家disco”。“这些舞蹈都是村秧歌队队长编的，把干活的劲儿融了进去，跳起来特别亲切！”村党党员李云杰介绍道。如今每到傍晚，村民们不再凑堆家长里短，文化广场成为“打卡地”，锣鼓声奏响了乡村幸福乐章。

“秧歌开头用《纤夫的爱》《小拜年》等快节奏曲目，快速点燃现场氛围；中间换慢曲，融入种地、割地等花样动作，既有观赏性又有生活气息；广场舞则根据《哑巴新娘》《红马鞍》等歌曲自编自排，让大家跳得开心。”村秧歌队队长朱显发介绍，村里的秧歌是满族传统东北大秧

歌，广场舞以扇子舞为主，多结合流行歌曲和红歌自编自演——正是这份创新，让老手艺有了新看头，也吸引更多人参

与到传统文化传承中。66岁的秧歌队组长马桂英更是感慨万千：“以前农闲时，大家要么蹲树根唠嗑，要么看小牌、打麻将，日子过得没滋没味。现在就盼着天黑，能和老姐妹们一起扭秧歌、跳舞，浑身都舒坦，生活也有了奔头！”

文化引领凝聚民心 乡风文明焕发崭新风貌

“文化就像黏合剂，把大伙的心聚到一块儿，还能让乡风更文明。”村党支部书记张海明的这句话，道破了文化活动对乡村发展的深层意义。随着村里文化活动愈发丰富，村民们树立文明新风

的氛围越来越浓。“以前谁家

有矛盾，吵得全村都知道，邻里关系紧张；现在大家一起扭秧歌、跳广场舞，交流多了，隔阂少了，矛盾都能化解。”张海明欣慰地说。

“只要队伍缺服装、扇子、锣鼓镲、音响等装备，村里就会协调爱心人士帮忙置办，为文化活动的开展提供保障。”张海明表示，正是村委会的这份支持，让村里的文化活动持续开展，既丰富了村民精神生活，又推动了乡风文明迈上新台阶。

马鞍山镇文化站站长张世伟介绍，全镇13个行政村都有秧歌队和舞蹈队，多数有三四十人，而富强村队伍规模最大，人多时达近百人。秧歌汇演是马鞍山镇的“文化名片”。每逢春节、元

宵节等传统节日，锣鼓声一响起，秧歌表演就点燃了全镇的“烟火气”。镇里每年还举办秧歌汇演大赛，各村队伍同台竞技，数百名村民到场围观，喝彩声、掌声与乐器声交织，汇成一场热闹的文化盛宴。此外，秧歌队经常走进养老机构开展公益演出，仅今年就已累计表演十余场。如今的马鞍山镇，通过满族剪纸的日常传承与秧歌汇演的节庆热闹，让传统文化真正“活”了起来，既提升了

文化赋能带动发展 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文化活动的蓬勃开展，不仅推动了乡风文明，还为乡村经济发展带来了新机遇。每晚大秧歌表演现场，热闹的氛围吸引不少村民前来摆摊：有的卖饮料、西瓜、香烟、火腿肠等，有的经营烧烤摊。这些小摊生意红火，既方便了来看表演的村民，也为摆摊者增加了收入，为乡村经济注入了新活力。

如今，富强村的“秧歌+广场舞”已成为村民生活中不可或缺可的“固定节目”，更成为马鞍山镇的一大文化特色。每到傍晚，文化广场上的锣鼓声、音乐声、欢笑声相交织，汇成乡村独有的“幸福旋律”。在文化引领下，富强村通过丰富的业余文化活动推动了乡风文明与经济发展双向进步，走出了一条以文化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道路。相信，富强村的未来文化生活将更加丰富，乡村愿景将更加美好。

慧眼评诗

绝句二首

赵玉

（一）怜花

潇潇连夜雨，满苑杏花开。
恐被风吹落，拈回诗里裁。

（二）丹枫

身沾落叶识秋深，昔日黄花无处寻。
幸有丹枫能解意，燃情暖入我胸襟！

周殿龙评点：

作者善为七律，亦熟稔《沁园春》词牌，尤擅回文诗。功底深厚，技巧娴熟。这里选评其两首绝句，算是以蠡测海吧。

（一）怜花

一首五言绝句，有景有情，景情情深。开头一句交代背景：连夜雨。第二句交代结果：杏花开。“潇潇”，言夜雨之大之急。“满苑”写杏花之盛之美。这两句不着痕迹暗用了陆放翁诗意：“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景中融情，喜悦与期盼俱现。而三句一转，因风而担忧花落。怜花惜花而欲护花。然其奈风雨何？情急而心动，那就“移回诗里裁”吧！结句妙语非雕非凿而能得，实是爱花真情之自然流露。这两句，亦是化典而来。苏子瞻有云：“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所爱之花不同（海棠-红杏），所施之策亦不同（烧烛-入诗）。但其对花惜爱呵护之真情却十分契合。古往今来，情同一理。两位诗人，相隔千载，却都浪漫多情如斯！

（二）丹枫

首句把天机子一叶知秋的成语典故信手拈来，融入诗中。因知秋深，故第二句顺理成章想到昔日黄花，已无处可寻。读了前两句，使人感觉，作者大概与历代众多文人一样，要在诗中感慨“悲哉！秋之为气也”，然后去抒发“自古逢秋悲寂寥”之落寞悲情了。然而作者却未循常理，而是出人意料的一转，道是“幸有丹枫能解意”，引出结句：“燃情融入我胸襟”。真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效果。结句之妙还在于表达了作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范仲淹语）的豁达胸襟。

王国维有言：“一切景语皆情语。”作者在两首小诗中都做到了这一点，实属难得。

村歌嘹亮：在自己土地上“种出”自己的文化

胡一峰

近一个月来，“伊金霍洛”“村歌嘹亮”等多个网络平台频频亮相。朱时茂、刘劲、周迅、张凯丽、朱迅、周笔畅等纷纷出镜，为同一个活动打call。这就是在鄂尔多斯举办的强基工程——“村歌嘹亮”2025年全国集中展演。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48支代表队1000余人参加展演，欢快的、质朴的、高亢的、婉转的歌声响彻草原，各地乡风民俗在歌声中呈现，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在旋律中流淌。

当前，新大众文艺活力奔涌，普通劳动者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深度参与文艺创造与传播，开辟了新时代语境下文艺人民性的实践场域，形成了一批活力满满、新意盎然的成果。同时，新大众文艺为现有文艺版图调整提供了新的契机和途径。“村歌嘹亮”的核心诉求是为老百姓搭建舞台。在这幅徐徐展开的艺术长卷中，歌舞表演《劳动号子》通过各行各业劳动号子的艺术化呈现，刻画了新时代劳动者的豪迈风采；《村嫂摄影队》讲述农村妇女用相机记录家乡变迁的动人故事；《快乐村排》把新时代农牧民昂扬向上的精气神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些节目既各有特色又共育底色，它们都源于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都饱含普通劳动者的真挚心声。它们和“村歌嘹亮”主题活动中孕育、孵化和展现的文艺活动一起，共同构成新大众文艺的绚烂绽放。刻经由“村歌嘹亮”深化拓展的文艺志愿服务从“送文化”“种文化”到“创文化”，由“传精神”而“强基层”的成功模式，为引导推动新大众文艺进一步繁荣发展提供了有效途径。

“村歌嘹亮”凸显了文艺人民性的本质要求，拓宽了党的创新理论转化路径。人民生活是文艺永不枯竭的来源，人民满意是文艺永不放弃的标准。紧扣“人民”二字，文艺创作生产传播接受便有了贯穿始终的红线，这也是新大众文艺旺盛生命力的根源所在。2024年启动以来，“村歌嘹亮”活动已覆盖全国所有省级区域，创作推出“村歌”7000余首。这些村歌取材于乡村生活中的身边人身边事，题材多样，风格各异，有振奋奋进曲，也有乡愁咏叹调，但都从群众具体生活感受出发，融入乡村历史文化和脱贫振兴实践。同时，这些村歌作品在曲调上最大化借鉴使用民谣、山歌等地方音乐元素，有的如唠家常，有的似诉乡愁，既亲切又鲜活，真正实现了百姓心声和时代赞歌的融合统一。这些村歌及其演唱者经过层层选拔，在全国展演的舞台上闪亮登场，不仅是一次音乐艺术技法的交流，更是一次大众创造活力的交汇。在这里，文艺的人民性找到了切实的落脚点，新大众文艺的发展获得了坚实的支点。

“村歌嘹亮”拉近了普通劳动者和专业创作者的距离，提供了群众文化表达的广阔舞台。作为以文艺志愿服务为依托的活动，“村歌嘹亮”主题活动广泛组织文艺工作者扎根基层，开展文艺点评和专业辅导。两年来，全国共有1万余名文艺志愿者参与其中，为1000余支队伍提供了专业服务。在“村歌嘹亮”搭建的文化

空间中，专业艺术家和基层文艺爱好者双向奔赴，那些千锤百炼的技法与来自火热生活的创意无缝对接，那些身怀艺术天赋的群众得到专业点拨，他们充沛的生命力、感受力、创造力被激活并以艺术的方式尽情释放，又以清新质朴的审美为专业的艺术创作输送不可或缺的滋养。在这里，名家大腕的光环熔铸为“文艺志愿者”的光荣身份，“草根素人”的才华汇聚成“我是主角”的自信歌唱，专业和大众的壁垒最大限度消除，专业创作和大众创造互相赋能，共同托举起文化发展的光明前景。

“村歌嘹亮”释放了群众的艺术能量，创新了文艺赋能乡村振兴的打开方式。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展开，文艺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出来。文艺赋能千行百业，关键在于凸显群众在文艺活动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提升他们文艺生活的参与感和获得感，点燃他们的创新热情，激发他们的创造活力。“村歌嘹亮”主题活动坚持让群众唱主角，组织专业文艺工作者和群众一起在自己的土地上“种出”自己的文化，并在更广阔的平台上推动文化交流。实践证明，村民写村歌、学村歌、唱村歌的过程，既是艺术能量释放的过程，也是振兴力量凝聚的过程。村歌在各级合唱、演、赛的过程，既是演唱者文化认同感荣誉感不断提升的过程，也是其社会责任感使命感不断强化的过程。同时，以村歌为纽带，乡村文化的诸多内容得到联动展示。比如，《乌审走马》以“马中芭蕾”展现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而在2025年全国集中展演现场，除了歌舞表演，还有各省优秀民间文艺作品、非遗及文创成果的展示。“村歌+”提供了沉浸式文化消费新场景。可以说，每一首优秀村歌，都提供了一把打开文化宝库之门的钥匙，这个宝库蕴藏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深厚根基。在这个意义上，每一首村歌的传唱，每一次“村歌嘹亮”活动，不仅是对向上向善文明乡风的有效塑造，也是对乡村振兴力量的大力撬动。

“村歌嘹亮”塑造了文艺生态新格局，彰显了文联组织“两个优势”的实际效能。文联是党和政府联系文艺界的桥梁纽带，承担着用文艺服务群众的神圣使命，肩负着激发群众文化创造力的重要职能，在健康的文艺生态营造中具有重要作用。新大众文艺的蓬勃兴起，使文艺题材内容更加丰富、类型形态更加多样、审美垂类更加细分，也对大众审美素养提升、文艺内容优选推介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文联提供了新的工作增长点。作为文联系统打造出的文艺志愿服务新品牌，“村歌嘹亮”借助文联的组织优势和专业优势，两年来共发动600余个各级文联和文艺家协会参与其中，联动中央和省市级媒体平台以及各类新媒体平台广泛推广，并通过结对帮扶、培训交流、惠民演出等方式，保证村歌创作赛评各环节的正确导向和质量标准，不仅为文艺生态注入新风正气，也开辟了文联组织凝聚文艺队伍、融入中心工作的新途径。

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哪吒之魔童闹海》横空出世，到暑期档《南京照相馆》《浪浪山小妖怪》的接连亮相，一批锐意进取、植根本土的青年导演不断用新作突破边界，释放出强劲的创造力与市场号召力。他们以青春的朝气，现实的温度与艺术的想象力勾勒出当下中国电影最具活力的图景，凝聚成推动行业发展的澎湃力量。

作为第二十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期间的主要活动之一，以“从生活中来，到观众中去——电影和观众在一起”为主题，第八届“中国电影节”论坛近日在吉林长春举办。与会青年电影人分别围绕现实主义题材创作、动画电影创新、观众变化与创新表达等议题阐述了各自的创作思考，电影行业资深从业者也分享了自己得出的电影理念与心得。

新一代创作者们正以真诚与勇气投身实践，在银幕上创作属于这个时代的精神气质。《三大队》导演戴墨表示：“好电影，说到底得有好故事。而真正

电影新力量如何更好对话新观众

牛梦笛

能打动人的故事，得扎在生活里，扎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在他看来，现实主义是电影的根本，普通人的坚守与奋斗，正是中国式英雄主义最生动的写照。同样立足于观众视角，《南京照相馆》编剧许泽洋则认为，历史题材不应沦为“时间的琥珀”，要与当下现实对话。他以平民化的叙事手法，为历史记忆赋予当代意义，用影像对抗遗忘、守护真相。导演杨子在谈及《捕风追影》的创作时表示，他常常反思，在技术狂奔的新时代，如何守护人性中不可替代的温度？他强调：“影片的类型只是外壳，真正的灵魂在于人文内核，而创作的灵感，最终要来自脚下这片真实的土地。”《恶意》导演来牧宽也认为：“有生命力的故事，一定是从生活中长出来的。”

当下，Z世代正加速成长为中国电影市场的重要观众，他们的审美趣味、价值观念和获取信息方式都在发生深刻转变。追光动画联合创始人、总裁于洲总结：“当下观众展现出更强的文化

自信，更加注重群体共鸣，更渴望能够引发共情的内容，同时也更倾向于快节奏的观影体验。”

与此同时，创作者与观众的关系也在发生根本性变化，正在从单向输出转向真正的交流与共鸣。《年会不能停》导演、编剧董润年表示，成长于互联网环境的年轻观众既拒绝居高临下的教育，也排斥刻意地讨好，而是期待与创作者建立真诚、平等、直接的对话。“很多成功作品是因为做到了与观众真诚平等的对话，才与受到尊重的观众产生了互相理解和认同，因此产生了情感共振”。

在论坛“通向未来的技术之路”单元探讨中，来自电影科技与产业的代表、观众从业者与电影技术研究人员，围绕中国电影技术行业发展各抒己见。中影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边巍介绍了“CINITY高格式电影系统”的最新进展，分享了在LED放映、超高帧率与全产业链标准化建设上的突破，强调中国技术要在国际舞台争取更

多话语权。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周勇则聚焦“华夏飞影云”平台，展示了数字拷贝网络分发系统在安全传输、影院服务与海外拓展上的成效，提出要让中国技术成为连接世界银幕的桥梁。VR导演范帆回顾了十年来中国VR影像的探索与成长，分享了互动叙事的沉浸体验的新可能。中国电影科学技术研究所副处长王木旺则提出构建“国家电影数字资产平台”的设计，他认为这将成为电影产业“新基建”，在版权保护、资产流通与智能生产方面重塑行业生态。

从技术标准到产业链条，从发行模式到沉浸体验，中国电影人正在不断探索中国电影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正在成长中的年轻电影人以敏锐目光捕捉新趋势，以坚定步伐拓展新边界，并思考如何让技术真正融入艺术表达。这些新生力量，在创新实践中延续中国电影120年来的优良传承，承续着一代代电影人的匠心与担当。

把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徐东涛



文化遗产见证中华文明，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财富。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推动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河南洛阳龙门石窟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这一重要论述强调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意义，是对文明守护者的殷切嘱托，更是新征程上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重要遵循。

文化遗产，保护为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整体性保护”。保护好中华文化瑰宝是做好传承与传播工作的前提，没有妥善保护，后续的传承与传播将无从谈起。守护文化瑰宝，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怀有敬畏之心，敬畏历史的厚重、先民的智慧、文明的绵延。具体而言，可从科技赋能、人才培养、法治保障等方面协同发力。

以科技的力量赋能文物保护。文物历经岁月流转，时时刻刻承受着自然条件的考验。现代科技能为文物的修复和研究创造有利条件，有力提升文物保护水平。如，龙门石窟研究院探索数字化保护路径，构建起全面系统的“数字档案”，借助激光扫描、高清摄影等技术手段采集文物信息，以数字技术保护珍贵古迹。对于部分回归文物，龙门石

窟研究院先确认其所在洞窟与位置，再通过数字技术进行虚拟“嵌回”，在虚拟空间中，造像实现了“身首合一、复位合璧”。应加强数字科技、科技创新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应用，提高保护的科学性、合理性。

培养更多更专业的文化遗产保护人才。文物的保护修复工作既需要科学家，也离不开身怀绝技的匠人。应坚持“外引”与“内育”并举，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队伍建设，加大文化遗产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力度，健全人才培养、使用、评价和激励机制。如，重庆大足区依托“百万英才兴重慶”等平台，跨界引进地质学、材料科学等领域人才，为文物保护注入现代科技的“硬核”力量；山东大学牵头并联合多所高校、石窟研究院成立中国石窟文化联合研究生院，培养综合性拔尖创新人才，逐步形成完备的人才培养链条和体系，为文物保护培养和输送更多专业人才。

筑牢文物“应保尽保”法治屏障。作为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文化领域法律，文物保护法自1982年颁布实施以来，历经2次修订和5次修正，对加强文物保护、规范文物管理、促进文物合理利用发挥了重要作用。2025年3月1日起，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施行，着眼全面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要推进文物保护法落地落实，深入挖掘文物蕴藏的宝贵价值，使其在新时代焕发新生命、激发新创造。未来，还应在数字遗产的权属与利用、社会资本参与保护的规范、文化遗产周边环境协同治理等方面继续探索，将预防性保护、应急性保护和研究性保护的原则融入法治实践。

如果说保护是“存其形”，那么传

便是“铸其魂”，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激活沉睡在文化瑰宝中的文明基因，使其与当代社会文化相适应。

推动数字技术与文化遗产融合，让古老的文化遗产更具科技感、现代感。数字化不仅是文化遗产保护手段，更是传承的重要途径。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手段，让静态的文化遗产“动”起来，让人们能够更加便捷地深度体验古老文化遗产的恒久魅力，让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可感可及；将文化遗产IP融入虚拟现实、数字孪生等技术应用场景，让人们能够在沉浸式、交互式体验中增强与文化遗产的情感连接。例如，在敦煌莫高窟，VR设备使得飞天等居于窟顶上的形象纤毫毕现、“触手可及”，让游客更加真切地感受中华文化瑰宝的独特魅力。

强化产业扶持，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注入市场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我国文化遗产种类丰富且特色鲜明，应充分挖掘、改造创新，以产业化形式打造“文化遗产+”特色品牌。以山西为例，游戏《黑神话：悟空》的畅销，给山西文旅带来了巨大流量。数字技术的应用，不仅让文化遗产在虚拟世界中得到新生，更为文化领域的“数实融合”提供了可能。文化遗产数字化与产业化的深度融合，为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创新注入全新动力，使其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保护文化遗产就是保存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脉，把中华文化瑰宝

传播好，是将保护与传承成效发扬光大的必要环节，能够为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注入更多源头活水。

传统传播模式下，文博机构等是权威的知识输出方，受众是被动接收者。而今，新媒体矩阵彻底改变了这一格局。如，有的文博单位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新模式，辅以“考古手记”等衍生IP，将专业的考古发掘变成了全民参与的“在线探秘”，使传播从单向输出演变为一场双向奔赴的文化共创。这种互动不仅极大地激发了公众的参与热情，更让文化遗产在对话中获得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如果说互动打破了传播壁垒，那么载体创新则大大提升了传播效能。如“奇遇三星堆”VR沉浸展览，用虚拟现实技术重构了古蜀文明的神秘图景，带领观众穿越时空，亲临三星堆遗址。这种模式实现了从“静态观看”到“动态交互”的体验转变，打破了文物展陈的物理局限，激发情感共鸣，极大拓展了文化遗产的影响力半径，让文化瑰宝焕发勃勃生机，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

“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源远流长的五千年历史长河中，沉淀着无数宝贵的文化遗产，它们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价值观念与精神标识。当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通过VR技术向世界微笑，当三星堆文化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潮流符号……其间不仅体现了文化瑰宝的持久魅力，更充分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我们应以固本之举强化保护，以长远之策深化传承，以致远之志扩大传播，让承载着中华文明的文化瑰宝在薪火相传中绽放璀璨光芒。